

从《云》看教育失衡的困境 ——极端理性与放纵感性的警示

焦钰涵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3

DOI:10.61369/EDTR.2025030015

摘要： 阿里斯托芬的《云》以喜剧的形式揭示了理性与感性失衡之弊端：剧中苏格拉底象征极端理性，脱离现实、滥用逻辑，而斯瑞西阿得斯父子代表欲望驱动的非理性，将诡辩术用于逃债与悖德。这两个极端的案例表明，片面推崇理性工具或放纵感性欲望，均会导致道德崩塌。教育的本质应是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协调、情感欲望与道德情感的平衡，方能实现人格的健全发展。

关键词： 阿里斯托芬；《云》；极端理性；感性欲望；教育平衡

The Dilemma of Educational Imbalance Seen Through "The Clouds" — A Warning of Extreme Rationality and Indulgent Emotionalism

Jiao Yuha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Abstract: Aristophanes' "The Clouds" reveals the drawbacks of the imbalance between rationality and emotionalism in the form of comedy. In the play, Socrates symbolizes extreme rationality, detached from reality and abusing logic, while the father and son of Strepsiades represent the irrationality driven by desire, using sophistry to evade debts and violate morality. These two extreme cases demonstrate that the unilateral promotion of rational tools or the indulgence of emotional desires can both lead to moral collapse.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 should be the coordination of cognitive rationality and practical rationality, as well as the balance of emotional desires and moral emotions, to achiev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Keywords: Aristophanes; "The Clouds"; extreme rationality; emotional desires; educational balance

引言

《云》是古希腊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的一部著名讽刺喜剧作品，属于旧喜剧的代表作之一。该剧首演于公元前423年，不仅以其独特的幽默和讽刺手法赢得了观众的喜爱，更通过深刻的情节揭示了当时社会的教育问题，表达了他对当时雅典社会的反思和批评。

《云》讲述了一个名叫斯瑞西阿得斯的农民，因为儿子斐狄庇得斯的挥霍无度而陷入财务困境，为了逃避债务，斯瑞西阿得斯求助于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希望儿子能在他的“思想所”中学习诡辩，以便在法庭上胜诉。然而斐狄庇得斯掌握了所谓的“正直的逻辑”和“歪曲的逻辑”后，不仅用来说服债主同意自己欠债不还，还将这些诡辩技巧用在了父亲身上，为自己在宴会上殴打父亲的行为辩护。在经历了一系列冲击后，斯瑞西阿得斯最终认识到苏格拉底教导的歪曲逻辑的荒谬性，他试图带着儿子去报复苏格拉底，可儿子却不愿与他同行。在整部剧的最后，气急败坏的斯瑞西阿得斯一把火烧了苏格拉底的思想所，结束了这场闹剧。

在戏剧中，苏格拉底与斯瑞西阿得斯父子形成了一组鲜明的对比，展现了理性与非理性在教育中的冲突与融合，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教育如何平衡二者的深刻启示。本文将从主角形象所象征的理性和非理性出发，探讨《云》所反映的教育思想。

一、理性追求的极端：当认知理性脱离实践理性与道德情感

在阿里斯托芬的《云》中，苏格拉底被塑造成认知理性的极

端代表，其行为始终围绕着对超越日常经验的哲学思辨展开，体现着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道德情感的割裂。他端坐于高悬的吊篮中观察天空，不断“在空中行走，在逼视太阳。”^[1]这一场景极具象征意义——吊篮将他与世俗生活隔绝，既暗示着他对纯粹

作者简介：焦钰涵（2004—），女，汉，河南濮阳人，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

理性世界的向往，也暗讽了这种思考方式如同“空中楼阁”，体现出其对“认知理性”的沉迷已到了脱离现实的地步。剧中苏格拉底对认知理性的极致追求，还体现在他对传统神祇的否定上。在古希腊语境中，对宙斯等传统神祇的信仰不仅是宗教行为，更是道德情感的载体，背后是城邦共同体默认的伦理秩序。当斯瑞西阿得斯习惯性地以传统神祇起誓时，苏格拉底的质疑尖锐而直接：“你凭什么神起誓？在我们这里，神不是通用的钱币。”^[1]这种对传统信仰的轻慢，在当时的雅典语境中极具冲击力。更甚者，他将“云”奉为新的崇拜对象，这与古希腊根深蒂固的宙斯信仰形成了激烈碰撞。^[2]在苏格拉底眼中，“云”象征着流动的理性与思辨的不确定性，取代了宙斯所代表的绝对权威与固定秩序。他崇拜云神、鄙视传统神祇，背后的实质是认知理性对道德情感的消解。这种对传统神话和宗教信仰的反叛，正是当时理性思潮挑战传统信仰的缩影。

剧中的苏格拉底不仅将理性定位为一种学术探索的原则，更试图将其推广为日常生活的唯一准则。他在“思想所”中教授的“正直的逻辑”与“歪曲的逻辑”，本质上是想用理性分析消解传统道德的绝对性——无论是债务纠纷还是伦理困境，似乎都能通过逻辑推演找到解决办法。但这种对理性的推崇逐渐走向了极端，例如，剧中的苏格拉底竟然沉迷于计算一只跳蚤从开瑞丰的眉毛跳到自己头上所跨越的距离是其脚长的多少倍。这种对“精确性”的偏执追求，与其说是学术研究，不如说是对理性工具的滥用。在剧中，苏格拉底被彻底塑造成一个有悖常识、甚至令人啼笑皆非的滑稽形象：他既是深陷思考、对知识有着无尽探求欲望，乃至极端到令人发指的哲学家；也是试图通过物理方式彻底摆脱感性因素干扰与束缚，象征极端理性的荒谬小丑。

抛开喜剧效果的外壳来看，这一桥段实则是作者对当时以“智者学派”为代表的部分哲学家的批判。^[3]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雅典兴起了一批被称为“智者”的知识分子，这类哲学家仅关注远离人事、与社会脱节的缥缈问题，热衷于钻牛角尖式的研究，执着于毫无意义的精确性，全然不顾城邦政治与社会现实。他们以教授修辞学、逻辑和辩论术为生，主张通过理性和技巧而非传统习俗来应对社会问题。这一思潮冲击了雅典传统的道德、宗教和教育观念。阿里斯托芬通过《云》中的荒诞情节，直指智者学派的弊端：他们将理性异化为脱离生活的技巧，用逻辑游戏替代对真善美的追求，最终让“理性”沦为钻牛角尖的工具。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剧中“思想所”的哲学家们试图以“理性”标榜清高，却始终无法摆脱世俗生存的枷锁。他们不参加生产劳动，却欲维持清高，最终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继，竟要“偷偷地从健身场上钩走人家的衣服”。这一滑稽场景直指理性主义的致命矛盾：当理性彻底脱离现实土壤，甚至排斥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时，它所构建的“真理”便成了无源之水。阿里斯托芬借此暗示，哲学家无法脱离城邦而存在，理性的价值终究要在现实生活中检验——若一味追求纯粹的思辨而漠视生活本身，最终只会沦为世人的笑柄。

值得注意的是，阿里斯托芬在剧中将苏格拉底塑造成“思想所”的领袖，描绘成一个教授诡辩术、否定传统宗教、沉迷无用

思辨的人，这其实是对苏格拉底的误读。现实中的苏格拉底虽与智者一样重视理性，但他反对相对主义，致力于追问道德和正义的本质，且从不收费教学，与智者的商业模式截然不同。但由于苏格拉底常与智者交往，且其辩证法式的追问也挑战了传统认知，容易被公众（包括阿里斯托芬）归入“颠覆传统的知识分子”行列。《云》的创作反映了当时雅典民众对这类“新思想者”的普遍困惑与警惕。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当理性思潮冲击着宗教、道德与教育传统时，人们既好奇于这种新思维的力量，又恐惧它会动摇城邦的精神根基，《云》中对苏格拉底的讽刺，实则暗含着民众对“新思想者”的复杂心态——既警惕其破坏性，又困惑于其合理性。

剧中“正直的逻辑”与“歪曲的逻辑”的交锋，本质上是传统价值观与智者思潮的碰撞。“正直的逻辑”代表着雅典传统的道德规范，强调责任、荣誉与对神的敬畏；“歪曲的逻辑”则象征着智者的辩论术，主张用技巧颠覆规则，用理性消解权威。二者的对立，恰是公元前423年雅典社会的缩影：伯罗奔尼撒战争让城邦资源枯竭，传统制度的权威性逐渐松动，而智者学派的兴起又让人们对于“什么是正确”产生了怀疑。^[4]阿里斯托芬通过这场辩论，表达了对极端理性主义的担忧。当理性失去道德约束，当逻辑沦为逃避责任的工具，城邦的秩序与个体的良知都将岌岌可危。

从历史维度看，这种对“理性异化”的批判并非空穴来风。真实的苏格拉底虽未如剧中那般荒诞，但其唯理智主义确实影响了后世——他主张“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将理性认知视为生命的终极意义，这种观念在西方文明中逐渐演变为“知识高于一切”的传统，^[5]甚至在某些语境下走向“理性可穷尽一切真理”的自负。而阿里斯托芬的《云》恰恰提前预警了这种倾向：当理性脱离感性、传统与现实需求时，它便不再是照亮真理的火炬，反而会变成灼伤生活的火焰。

可以说，阿里斯托芬在戏剧中借苏格拉底这一形象以及虚构的“思想所”，对智者学派为代表的讽刺，剧中的“正直的逻辑”与“歪曲的逻辑”之争，直接映射了传统价值观与智者思潮的冲突。

尼采在其著作《悲剧的诞生》中认为，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是对苏格拉底理性主义的一种艺术上的反驳。它以苏格拉底为靶子，实则批判所有脱离城邦现实、沉迷纯粹理性的古希腊哲学家与智者。这部作品中苏格拉底这一形象蕴含的教育意义在于，它警示我们教育不该一味注重理性思维的发展，还需兼顾个体情感与欲望的管理。若片面推崇理性，只会抹杀“人”的本质，深陷无意义的理性思维泥沼，沦为可笑的理性的奴隶。

二、感性欲望的放纵：当知识成为满足私欲的工具

与苏格拉底形成鲜明对比的斯瑞西阿得斯父子，代表了教育失衡的另一极端——当个体被欲望裹挟，而教育未能培育其道德情感与实践理性时，知识便会沦为满足私欲的工具。斯瑞西阿得斯父子所关注的都是日常实际问题，每当苏格拉底及其门徒对他讲述那些脱离日常的高深知识，斯瑞西阿得斯和斐狄庇得斯最先想到的总是

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事物，并对苏格拉底讲授的东西保持质疑，不予轻信。他们象征着人类情感与欲望驱动的非理性一面。

具体而言，父子二人的世俗欲望又呈现出鲜明的层次差异。父亲斯瑞西阿得斯是个典型的小农形象，满心充斥着对实用性和物质利益的追求。儿子斐狄庇得斯沉迷赛马而欠下巨额债务后，他听闻苏格拉底的“思想所”能教人以“歪理”打赢官司，便怀揣着逃避债务的明确目的登门求教。为了逃避债务而向苏格拉底求教，这种为了私利不惜背弃诚信的行为，将他骨子里的自私自利暴露；相比之下，儿子斐狄庇得斯的欲望则带着年轻人特有的冲动与放纵。他对苏格拉底讲授的逻辑、修辞毫无兴趣，反而热衷于赛车和马匹，终日沉溺于感官享乐之中。起初，他甚至对父亲要他学习诡辩术的要求嗤之以鼻，认为那是“无聊透顶的把戏”；直到后来意识到这些技巧能为自己的放荡行为披上“合理”的外衣，才勉强投入学习。父子二人看似不同的欲望指向，实则殊途同归，都是被本能的私欲所裹挟，最终走向了对道德的背离。

而这对父子对苏格拉底教导的误用，恰恰构成了全剧最辛辣的讽刺内核。斯瑞西阿得斯学到一点逻辑皮毛后，便迫不及待地想用它对抗债主，通过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将知识异化为逃避责任的工具；斐狄庇得斯则更进一步，他用精妙的诡辩技巧不仅成功反驳了父亲对自己的指责，甚至公开宣称“殴打父亲也是合理的”，将所学知识彻底沦为为自身放荡行为辩护的武器。

剧本结尾，斯瑞西阿得斯在意识到儿子用所学反噬自己、诡辩术最终带来的只有更大的混乱后，怒不可遏地纵火烧毁了“思想所”。熊熊烈火中，那些关于“云”的玄思、关于逻辑的诡辩都化为灰烬，而这把由欲望点燃的火，不仅将全剧的荒诞推向了顶点，更以极端的方式印证了当教育只传授认知理性工具（如诡辩术），却不培育道德情感（如对诚信的敬畏、对父辈的尊重）与实践理性（如责任意识）时，知识便会成为欲望的“帮凶”，感性和欲望会脱离理性的约束，道德的沦丧和伦理的缺失将不可避免，^[5]曾经维系社会秩序的诚信、孝道、责任将土崩瓦解。

三、教育的平衡之道：理性培育与感性滋养的共生

《云》以喜剧的戏谑外壳包裹着严肃的现实关怀，剧中展现的理性与感性双重极端构成了尖锐的戏剧冲突：苏格拉底代表极

端认知理性，他沉浸在“思想所”的抽象世界，醉心于脱离现实的荒诞学问，这种空洞的理性最终沦为笑柄；斯瑞西阿得斯父子则被极端感性欲望主宰，将知识异化为逃避责任、颠覆伦理的工具，展现出感性欲望挣脱理性与道德约束后，个体陷入自私泥潭、伦理全面崩塌的后果。

这两种极端揭示了教育失衡的深刻困境，也叩问着教育的应然方向：真正的教育绝非理性与感性的割裂，而应是二者相互滋养、彼此制衡，实现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情感欲望与道德情感的动态平衡。

理性教育方面，应让认知理性服务于实践理性。培养理性时，需通过逻辑、修辞等工具的学习，提升个体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必须以“善”为导向，以追求正义、承担责任为目标，而非停留在抽象的理性认知层面。通过理性训练，引导人学会提问、分析与辩证思考，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保持清醒判断，做出正确实践。

感性教育方面，应以道德情感引导个人欲望。教育应承认个体情感欲望的合理性，更要通过共同体伦理的熏陶、道德榜样的示范，培育个体的敬畏心、羞耻心与共情心，使其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兼顾他人权利与社会规范。让人在理解自身欲望的同时，懂得节制与敬畏，在追求自我价值的过程中兼顾对他人与社会的责任。

任何时代的教育，若走向极端都会造成问题。若只重知识灌输而忽视情感滋养，可能培养出“有知识无德行”的危险分子；只任情感泛滥而放弃理性引导，则可能造就“有欲望无底线”的自私个体。因此，教育需要实现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相互支撑，以及道德情感与合理欲望的相互协同。唯有如此，才能培养出健全的个体，培养出既具备思辨能力，又有人文温度；既懂知识，又明事理；既能独立思考，又能担当社会责任的良好公民。这一平衡不仅是个体成长的需要，更是教育对社会秩序、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而这，正是《云》这部作品跨越千年，对教育仍具有的重要借鉴意义和经验启示。

参考文献

- [1] 罗念生. 罗念生全集：第四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2] 刘昕. 解读《云》中的苏格拉底 [J]. 新楚文化，2023, (29).
- [3] 杨扬. 阿里斯托芬喜剧中的雅典城邦 [D]. 复旦大学，2012.
- [4] 尼采. 悲剧的诞生 [M]. 周国平，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 [5] 陈漠. 云神的启示——论阿里斯托芬《云》中的两个核心主题 [J]. 美与时代（下），2019, (05).